

青春年华

翁晴为 |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青春年华

翁晴为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年华/翁晴为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12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161-9

I.青... II.翁...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202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青春年华

本册作者 翁晴为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怀中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3 千(本册字数 118 千)

印 张 248(本册印张 9.7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161-9

定 价 385.00 元(全十六册)



翁晴为

1975 年 3 月出生。毕业于宁波高等专科学校。2001 年开始小说创作。2002 年加入宁波市作协，同年加入中石化作协。小说处女作《家经难念》荣获《中国作家》与《文学港》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大红鹰文学奖”佳作奖、2001—2002 年度宁波市优秀文学作品二等奖。有多篇小说、散文发表于《小说界》、《上海小说》、《文学港》等刊物。

目 录

引 子	001
第 一 章 高 考	002
第 二 章 大 学	016
第 三 章 温暖情窦初开	030
第 四 章 温暖生病	040
第 五 章 詹欧儿的家事	052
第 六 章 初入社会	064
第 七 章 刘思琪出事	075
第 八 章 往事如烟	086
第 九 章 写作的温暖	101
第 十 章 温暖的恋爱	112
第十一章 温暖恋爱失败	127
第十二章 尘埃落定	139
第十三章 尾声	152

引子

可是有一件事，温暖没有听王军的，那就是她和詹欧儿依然走得很近。

那天在温暖家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温暖拿出一本相册，一开始的照片是黑白的，两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正在骑一辆儿童自行车，那辆自行车属于詹欧儿，詹欧儿总是大方地请温暖一起玩，温暖记得她那时候也是多么希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自行车，可是她们家那时的条件差，买不起。还有一张是两人在沙堆玩沙子时照的，那时她们经常在门外的沙堆上挖沙子。另外一张是温暖和詹欧儿坐在草地上，身边是两三只小鸭子。再接下去就是一些彩色照片了，照片里的两个女孩子渐渐长大，温暖和詹欧儿一起从小学读到大学。

共同拥有的童年岁月温暖着两个女孩子，岁月揉细沙为珍珠，温暖和詹欧儿两人相视而笑，两人的手轻轻地握在了一起。

第一章 高考

在校园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考多少分数是孩子的能耐，进什么大学是父母的本领。”

高考后，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估分。温暖很认真地把自已的答案和标准答案比照。客观题好评，主观题温暖评得比较苛刻，有一点错就几乎扣全分，评下来的总分要比模拟考试时低许多。温暖的心情很沮丧。估完分，同班同学詹欧儿来叫温暖一起回家。她俩的父母同在当地一家特大型企业S厂工作，两家都住在厂里的家属楼，是对门的邻居。两个女孩子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地过来的，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简直是秤不离砣。

由于估分不高，温暖挺沉默的，詹欧儿看起来情绪也不高，一路上话不多，这使得温暖想当然地认为詹欧儿的成绩也不好。詹欧儿问温暖：“你估了多少分。”温暖很不情愿说自己的分数，因为只能上个一般院校，而按照她平时的成绩，如果发挥正常，进清华、北大虽没有把握，上个一般的重点大学还是十拿九稳的。詹欧儿见她不响，就自报家门说：“我考了588分。”温暖知道这是一个上重点本科的分数线。她略吃了一惊，因为和詹欧儿高中同窗三载，彼此应该说是知根知底的，她清楚以詹欧儿的实力也就是上个大专。她不自觉地抬头溜了詹欧儿一眼，脸上禁不住带出吃惊的神情。詹欧儿一看温暖的这种不信任的神情就说：“考前有个老师给我培训了几天，数学的几道大题都猜中了，我的数学考得好，

总分马上就上去了。”温暖打心眼儿里羡慕詹欧儿的运气,又觉得自己考了这么点分数简直难以启齿,可是詹欧儿那么坦率地把她的估分告诉了自己,投桃报李,自己不把分数告诉詹欧儿似乎挺说不过去的,何况詹欧儿又是她的好朋友,她只得说:“我估了546分。”声音小得像只蚊子,这个分数只能上个一般专科,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过半的人上重点,跨入清华北大的也比比皆是,她的成绩实在是太一般了。

回到家,父亲温家箴询问温暖估分的情况。温暖把头低得像倒挂的鸭梨咕咕哝哝地说:“我……我……我估了546。”温家箴的脸立刻阴转多云,说:“你怎么才考这么几分,你也要有点自知之明,自我感觉不要太好,你的智商也就一般。”温暖本来心情就沮丧,给父亲这么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她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打小就是这样,父亲用轻盈的沉默表示他的赞许,用严厉的斥责表示他的不满。从小到大她就没有听到父亲亲口表达过对她的满意与赞许,所以无论她怎样做她总是觉得父亲对她心存不满。

家有考生,这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温暖一考完,亲朋好友们都来打听消息。温家箴说:“很差,很差,一般本科都危险。聪明,聪明什么……智商一般,平时成绩好有什么用,关键时候不争气。”听见父亲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向亲戚朋友重复这两句话,温暖简直羞得无地自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她说:“爸爸,你不能不说吗?”温家箴说:“这事你想瞒住了,人家迟早会知道的,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给父亲这么一说,温暖也没词了。

估分过后,学校要填志愿了,詹欧儿的母亲刘思琪拉着温家箴的手说:“我们女儿这次考得很好,发挥极佳。我打算给她填储能大学。以我们女儿的这个分数进这所学校没问题。”温家箴说:“我们女儿只能读储能大专了,而且专业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要填志愿了,学校有专门针对家长的关于学生如何填报志愿

的讲座,一个学生家可以去一个家长听课。刘思琪就叫温家箴一起去听课。温家箴不去,温暖就说:“爸爸,你去听一下吧。”温家箴说:“你考了这么点分数,我有什么脸去听。不去听了,你就填储能大专好了。你也就这么个档次。”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温暖很难受。

可是温暖还是想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中文系,从小到大温暖的语文成绩就很好,语文是她读得最轻松的一门课,平时也不太学,临考试了将语文课本从头至尾看一遍,再把重点过一遍,就能考全年级第一。温暖的作文更是写得漂亮,不仅仅是经常做范文,有几篇小文还上了《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这家全国性的杂志。更重要的是温暖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她一没事了就在家捧一本文学书看。

温暖就想填中文系,温家箴不许,温暖问:“为什么?”温家箴说:“你别以为发表几篇豆腐干有多少了不起,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文字饭是那么好吃的?那得是多么八面玲珑的人才,你——”温家箴看了一眼女儿斩钉截铁一字一顿地说,“不——行——”在温暖的成长历程中父亲无数次地对她说“你不行”三个字,温暖总是十分的顺从,最终都以温暖的妥协告终,可是这一次她却表现出固执的一面,软磨硬泡地一定要读中文系。温家箴一开始是哄:“读财务多好呢,选取专业意味着选职业,财务是个可以做到老的职业,有什么不好,文学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爱好。”可是不知为什么温暖就是喜欢文学,一想到这个词她就觉得她整个人生都洋溢着光彩,她觉得文字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有一种让她挥之不去、割舍不下的情怀。温暖和温家箴两人一个比一个固执,一个比一个执著,针尖对麦芒,相持不下。

温暖知道读什么系事关她的命运,但她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爱她的父亲会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一块拦路石,温暖大吼一声:“爸爸,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听了这话,温家箴的第一反

应就是愣在那儿了,第二反应就是感到可笑,女儿问出的问题怎么这么可笑,第三反应就是愤怒,他说:“温暖,你疯了吗。找个医生好好给你看看。”

她想当然地将填志愿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批储能大专上,由于觉得第一、二批都没有希望,就随手填了她所向往的储能大学。争吵的结果就是父女俩都做了妥协,大专的第一志愿填中文类,本科的第一专业填财务,考上哪儿去哪儿。

温暖母亲汪洋的一位同事要来帮忙填志愿,被汪洋一口回绝了:“有什么意义,她又考得不好的。”由于温暖的估分不高,父母都觉得失面子,在高考前父母对温暖所体现的和气与体贴一到考试完毕就烟消云散了。温暖承认父母是爱她的,可他们注意没注意她的身心健康?父亲对她说话的口气是一贯指责的,她一要做什么事,就说:“你是不行的。”要是遇到考试没考好,父亲的爱就进入了如火如荼的沸点,暴风骤雨,劈头盖脸,倾盆而下……指责、批评、不满……爱你,就是这样没商量。殊不知他自己宣泄的痛快,却建筑在孩子无助的痛苦之上。温暖承认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孩子,可是父亲对她的爱包含理解,充满欣赏,懂得尊重吗?

从小到大父亲就总是将他的意志强加到温暖身上。在初中时温家箴反对温暖画画,温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父亲啊,你给予的恰是我不需要的,而我渴望的,你又不肯给予。”当然这篇日记除了温暖自己,没人看过。

少年时代的温暖对美术很感兴趣,温暖父母工作的S厂里办了一期美术培训班,每个星期天学习一天。

温暖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她随手涂鸦的东西还真有点像模像样的,她希望接受正规的培训,所以很想参加这期培训。她跟父母说了这事。温家箴说:“画画,画画,你又成不了画家,画什么画。”汪洋说:“把书读好才是正理。”温暖说:“我不会影响成绩的,我星期六晚上一定把作业做完,星期天可以去学画。”温家箴说:

“星期天应该在家休息,人弄得疲劳了,一样不利于学习。有空不会把书本的知识温习温习,到时候还可以多考个几分。”温暖说:“我的学习又不差,都在班级里前三名的。”温家箴说:“你怎么不考第一呢,考了班里第一还有年级段的,学无止境啊。”温暖说:“可是我喜欢画画。”温家箴道:“喜欢能当饭吃?中考又不考美术,你要集中精力把学习搞上去,精益求精嘛。”

由于父母不让温暖画画,温暖的心情就不好,晚饭也吃得心不在焉,味同嚼蜡。吃完温暖起身了,温家箴把脸一板,吼道:“把饭吃干净。”“我吃好了。”温暖道。温家箴说:“米粒都粘在碗壁上了。现在好好吃饭,以后才能读好的中学,读好的中学了才能上好的大学,上好的大学了以后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了才能吃好的饭。”温暖“哧”的一声笑了,这从吃饭问题开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吃饭问题。难道人活着仅仅就是为了吃饭?温家箴说:“你不要以为吃饭不是问题,你是从小生活条件好,吃香的喝辣的,没有饿过肚子,我是你爷爷死得早,你奶奶又是家庭妇女,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深知没饭吃的苦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詹欧儿喜欢的是文艺,可是看见温暖去学画画了,她也跟着去学,詹欧儿对温暖说:“我考上了画画班。”温暖说:“我也考上了,可我父母不让我读,你呢?”詹欧儿说:“我母亲很支持啊。”温暖打心眼儿里羡慕詹欧儿。美术老师正是小时教温暖画画的老教师,温暖就去找美术老师,老师说:“我们是为本厂职工办的培训班,一般是不收厂子弟小孩子的。”温暖说:“可是詹欧儿就参加了呀!”老师说:“詹欧儿,是她母亲找了我们领导,竭力要求让她女儿参加的。”

一听这话,温暖的底气就不足了,她的父母可是坚决反对她画画的。可是温暖觉得学习画画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她还是抱着幻想希望父母能够改弦易辙,她并不奢望父母能够支持

她,她只希望父母不要反对她,能给她画画的自由。

回家温暖对父母一说,温家箴说:“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要影响学习的,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犟头犟脑的。”温暖说:“我偏要去。”温家箴猛地站起身来,“你再说说看。”他挥舞着拳头道:“你再说说要给我打了。”温暖说:“我就是要去。”父亲的拳头打了下来,重重地落在温暖的脑袋上。

这时母亲来打圆场,说:“温暖,快逃,真是个一点眼力见儿都没有的孩子,看见爸爸要打你,你可以逃的。”温暖很委屈,眼睛里冒着仇恨,心里透着委屈,心想:“我只是想去学东西,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凭什么要挨打,凭什么?”温暖觉得自己的父母根本就不理解她,不懂得她,父母在生活上是很照顾她,可是这是真正的爱吗?是她希望得到的那种父母之爱吗?父母说话做事考虑过她的心愿吗?没有!

父亲的一个巴掌,打碎了温暖的美术梦,要想参加美术班就得有父母的首肯,而父亲是这么一个态度,她学画的计划就泡汤了。

之后的一次物理单元测验温暖没考好,本是一次小考试,温暖完全可以不和父母说,可是温暖什么事情都告诉父母。她一说这次物理才考了七十几分,温家箴就冷笑一声:“跟你说学画画影响成绩吧,你不听,这段时间你一心钻在画画里头,考试就没考好。”温暖心想:“这跟画画有什么关系。”可是温暖是个将每次考试成绩看得很重的人,考好试是一个学生的本分,考得不好了,她也有些气短。其实成年之后的温暖才意识到一次考试的失误并不代表什么,也不会对她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可当年的她将每一次考试都看得极重,甚于她的生命。因为只有考好了试,温暖才能享受到父亲的温和,看到父亲的笑脸。

考试没考好,温暖也有些气短,再也不敢提学画画的事了。

有时星期天没事,温暖就到画室门前去看看,看看别人作画,

深深地吸一口气,画画的空气就纷纷攘攘地扑向她。一开课大家学的是素描,温暖耳畔都是窸窸窣窣铅笔排线的声音。温暖就觉得那轻轻的窸窣声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那细微如流水的乐符总让她感到心灵宁静,对她有着深深的吸引。可是由于父母不支持,她与画画失之交臂。

在温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将他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温暖的情况不计其数。成绩好的时候还好,一遇到成绩不理想,父亲的态度就是狂风暴雨。

高考的正式分数下来了,温暖比她的估分高了四十几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拿到这个成绩父亲温家箴和母亲汪洋都眉开眼笑,紧张了半个多月的家庭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父母都对温暖和风细雨起来。

刘思琪说我们家詹欧儿考得和估分差不多,听说温暖考得也不错。温家箴也有些后悔道:“可惜志愿没填好,第一志愿填的是储能大学,有点亏了。”刘思琪说:“我们詹欧儿就喜欢这所大学,我们也填了这所大学。”

邮差来送录取通知书了,詹欧儿拆开了信封,看了一眼,就向温暖晃了晃说:“是储能大学财务系的。”温暖说:“我也是。”詹欧儿的眼睛里透出了蓝光,用齿狠狠地咬了一下下嘴唇说:“你总是比我幸运。”温暖抬眼望了她一眼,脸上露出了狐疑的神情,她实在是不明白詹欧儿话里的意思。詹欧儿说:“你在不经意间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我总是要有意识地费尽心机才能得到。”温暖睁大了眼睛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从小就很羡慕你的聪明、漂亮。”詹欧儿说:“你难道就没意识到你自己也很美,你有没有听到过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詹欧儿是一杯需要撅着嘴吹的能够泡透极品龙井的沸水,漂亮惹眼,是个吸引人的女孩子;那么温暖就是一杯温度适中能够给人解渴的温开水,让人感到轻松舒适,是个需要慢慢品而且越品越有味的女孩子。’”听了这话,温暖

只淡淡地笑笑,她有点大大咧咧的,并没太把詹欧儿的感慨放在心上。

由于温暖的分数考得不错,全家的心情都轻松了下来,那天傍晚一家三口正在压马路,迎面遇到温暖她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他说:“温暖考得不错。”温家箴说:“哪里哪里,詹欧儿考得更好。”教导主任说:“詹欧儿只上了大专的调档线,上储能大专都得是当地的委培生。”“啊?”温暖听得此言,惊讶地将嘴张成了个“O”字形:“她可是拿到了储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呀。”

詹欧儿一家对外都封锁了消息,内幕只有詹欧儿一家人知道。詹欧儿的分数确实不高,可是刘思琪是个要面子的女人,她是哪里也不肯输给人的人,怎么会在女儿的高考问题上输给了别人。

女儿詹欧儿聪明伶俐,就是成绩一般,她的成绩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可以说是垫底的。可是刘思琪爱面子,遇到别人问起女儿的成绩她总是说:“成绩还不错,在进步。”说着说着刘思琪就会不着痕迹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女儿的文艺特长上,如数家珍地说起自家女儿参加了明城的中学生艺术团,参加了什么演出,得了什么奖。所以詹欧儿的每一分成绩路人皆知,她的缺点却无人知晓。

每个女人都有她的弱点,刘思琪在别人眼里再强,女儿也总是能够触动她心尖里最柔软的一隅。单位里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孩子。张师傅的孩子考上了清华,被称为“青蛙妈妈”,这里的人一律称清华为“青蛙”。张师傅含着半个笑,当然这笑是内敛的,反正他的儿子上的是“青蛙”,明打明的事,没什么可以多说的。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孩子,刘思琪就觉得她也不得不说两句:“我们女儿就是不用功,放假在家就是看电视,不知道学习的啦。”一番话避实就虚把她女儿的个体问题归结成孩子的大众问题了。刘思琪咽了口口水又接着说:“她参加兴趣

小组,和学了半学期了的同学一起参加初赛,她总是能够入选的,你们说她会笨吧。”说归说,女儿虽然初赛入选,复赛却总被刷下来。而且女儿的成绩也不好,不是偏科的问题,是门门成绩不佳,当然家丑不可外扬,女儿的成绩就是做娘的脸,这话刘思琪是不会和同事讲的。打心眼儿里她也认为自己的女儿是聪明的,就是不用功。

所以刘思琪决定来个釜底抽薪,在假期里给女儿请家教。她悄悄地去打听了一下行情,辅导老师个个要价不菲。她决定给詹欧儿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几门主课都请一位家教。早上一门、下午一门,把女儿的整个暑假塞满,进行填鸭式的轮番轰炸。老师当然要一对一的,个别施教才能因材施教,便宜的老师当然是没有贵的好。两个月的暑假的补习费对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讲当然不是小数,可刘思琪下狠心的话,这钱还是出得起,然而这上千元钱要从家庭存款中划去还是肉痛。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女儿就是她们一家的希望,一家的未来,她这辛辛苦苦的还不都为了她,到时候她两脚一蹬,再多的家产也是女儿的,既然迟早是她的,将来给她做嫁妆不如现在投资在她的教育上。再说了,女儿如果争气考进了重点大学,将来还要出国留学呢。那是她做母亲的脸上的荣耀,女儿总要过得比她好吧。所以这点教育投资刘思琪还是舍得。

刘思琪把要给詹欧儿请家教的事跟她一说,她也没表示反对。女儿其实读书还是挺努力的,刘思琪心里明白,女儿也是听话的,书虽读得不好,但女儿却是灵光的,一定是她念书的方法不对,所以她这才下了大决心花了大本钱给女儿全面请家教,从根子上给她补一补。补过几天后女儿倒没说什么,丈夫詹涛发话了:“这一天休息也没有,也太辛苦了。”刘思琪说:“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外头都在请家教,我们不请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当然面子是做给人家看的,里子是穿给自己瞧的。高一、高二

的时候刘思琪总是盼着女儿的成绩会有进步，可是到了高三，詹欧儿的成绩还在倒数第五、六名之内徘徊，她是真的着急了，她说：“你也要有一点自知之明。”詹欧儿当时一声不响，后来就背着一个包走了，刘思琪一开始没在意，以为女儿是回学校去了。

她拿了吸尘器吸灰尘，吸到詹欧儿的房间，看到床头堆着一些参考书，挤压着枕头。她轻轻叹了口气，她也知道女儿所承受的压力，她们小时候哪里有这么课业的压力，她的花样年华正值“文革”，那是个知识贬值的年代，她没读多少书，可是她深谙知识的重要，所以对女儿寄予了厚望。女儿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写字桌收拾得清清爽爽，镇尺放在桌子中央，刘思琪随手将镇尺移动了一下，一张叠成纸鹤的信纸映入眼帘，这只纸鹤的两只翅膀，一只写着“妈妈”，另一只上写着“亲启”，刘思琪的心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心头。她有些迟疑地缓缓地拆开了信笺，里头用蓝色钢笔写着：

“妈妈，我走了，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我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让你看看。”

刘思琪知道女儿练过硬笔书法，她的字是很娟秀的，可是字条上的字却是一笔一画地很生硬，有点歪歪斜斜，看得出笔者当时的情绪很激动。短短的一行字，就像是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地挥向她，她觉得她的心就像是一块水晶玻璃，落在地上碎成了八瓣，一开始是麻木，不觉得疼，接下去是发愣，一阵子发愣过后，疼痛像听到了春天的第一声雷声而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白熊，长吼一声，紧紧地抓住了她，她只觉得心口疼，思维依然是停顿的，她捂着胸口，渐渐地蹲下去，脚一打滑，就瘫在了地上。她的思维像是回来了，她用双手拍着大腿，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起来。詹涛听到声音不对，走过来问怎么回事。

刘思琪一指桌上，詹欧儿的父亲詹涛一看字条，也慌了，没了主意。刘思琪立即就赶到学校，向班主任和盘托出詹欧儿出走的

事：要知道刘思琪平时是颇注意自己的仪表的，不化妆是不出门见客人的，可是现在的她心乱如麻，女儿不知所终，她哪里还有心思涂脂抹粉，她随手往身上套了一件外套，就直奔学校。她一边和班主任述说，一边哭泣，她说：“她会去哪儿，会不会去某个同学家。”班主任就首先问了在班里和詹欧儿走得近的几个女同学，因为温暖和詹欧儿平时最要好，所以特别问温暖，詹欧儿有无反常的举止。温暖说：“回家时，我和詹欧儿还乘的是同一班车，我俩还有说有笑的，没有什么反常啊？”班主任又问了几个同学詹欧儿有没有去她们家，回答是否定的。班主任很尽心，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刘思琪一看班主任也无能为力，詹欧儿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没有踪影。刘思琪就和班主任说我不应该报案。学校知道了这件事，意见是等等看，过几天孩子说不定就自己回来了，这样的事情在储能中学也不是没有先例，而真正出事的没有一例，多半过几天自己就回来了。一看校方是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态度，刘思琪就来气，不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不心疼，这是什么态度，她知道学校是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这样的事情能捂着就捂着。这一报案，影响就到社会上去了。刘思琪却是个泼辣的主，她才不管你学校或是老师的面子，她只要女儿平安。她气呼呼地离开了学校，毅然向公安局报了案。

刘思琪这么一闹，詹欧儿出走的事情就弄得路人皆知，班主任找几个女同学问话的时候虽然一再嘱咐要保密，可是都是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平时在学校里除了上课就是作业，本来生活就单调，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件新鲜事，大家怎么会闷在肚子里一声不吭。不到一个小时，流言便从一张嘴传到了另一张嘴，如阴沟里的污水，走家串户，詹欧儿出走的事弄得路人皆知，而她本人成了学校里的新闻女郎。

第二天晚上，刘思琪收到了上海的母亲的电话，说詹欧儿已经到了她家。一听这话刘思琪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她有一